家語大

四

# 孔聖家語卷之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兖州鄒城也隱公名益定公十三年即位）將冠（禮男子二十加冠於首也）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加其有成（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之人也）三加彌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

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有位也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享祭獻先君將行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為冠具矣有疑

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所言也〇一作乎字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免異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因論諸侯冠而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王崩元年六月葬武冠成王而朝於祖祖廟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故曰袞職

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昊天有成命詩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也率爾祖考脩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此以下至乘馬皆言賓禮揖升自作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醴賓以一獻之禮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韠蔽膝也朝服素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加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之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

士無變(說見前)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古之有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冠而棄之言不復用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哻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哻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推也以其形各郊特牲比節在周弁殷哻夏收前)

##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牟）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子郢襄公靈公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有王者作）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分建置立有大有小）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多少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也）曰太廟（太盖統七廟言之）有一壇有一墠（七廟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

遠廟爲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即昭穆已遞遷者其主古制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文世室昭之祧於武世室享嘗乃止昭穆已祧之主不以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去祧爲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爲墠不得於壇處受祭而祭之於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墠爲鬼去墠則所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蓋統五廟言之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降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墠也壇墠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為曾祖則為皇考廟始爵者為高祖以上則為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祖為壇去壇為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今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即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適士上士也二廟曰王考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上中下士及諸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

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行得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祖禰共一廟祭之）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居室曰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以虞郊以嚳夏以鯀殷以冥周以稷虞禘以黃帝夏亦以黃帝殷以嚳周亦以嚳）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以太祖故也不為太祖雖在郊禘其廟亦毀播后稷而言殷人郊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不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為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

配祀明堂之名亦可不違聖旨失寔事也謂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國風召南甘棠之辭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日不進四字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吳澈作敎有間曰已習其數吳日敎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史作穆王曰謬然深思貌無考有所睪一作皇然高望而遠眺睪同視貌眺視也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黮黑貌○徒感切頎然長頎長貌○渠希切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

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中心溫柔其舉動不使暴厲加于身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一作厲溫柔之反微末居中之反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一作流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誡擊鼓警眾也對曰病不得其眾病憂恐不得其士眾之心故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歌遲之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眾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也備誡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言非武人坐也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已上皆孔子問而賓牟賈答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

賓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謂孔子是其言也）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舞列也朱劣切）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揔干（楯也）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此坐非作跪）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竝也古洽切）○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為武之節解也）衆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挾記作夾夾武王會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分郟而進所以事蚤

濟分猶部分也鄭記作夾言所以部分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也○分分問切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總答牟賈遲久之問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武王封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紙切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華胡化切車

甲則釁史記作弢記作衅釁同○弢他刀切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弓衣也將率之士率記作帥使為諸侯命之曰鞬居言切櫜盛矢器也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請之鞬櫜也○按記疏則當云倒載干戈而包以虎皮命之曰鞬櫜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則文理乃順○櫜始勞切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脩郊射郊有學宮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歌以為節也裨冕搢縉同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袞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賁符分切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畢以酒漱口以養氣也○酳羊進切冕而揔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申言遲久之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貴于玉賤珉其意何也云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玉之溫潤光澤比于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玉之縝密堅栗比于智也廉而不劌義也有廉隅而不割傷比於義也垂之如隊禮

也佩玉知禮畢讓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
然樂矣及其樂之息矣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疵也玉之
美者曰瑜玉之美惡不相揜比孚忠者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
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誓小戎之辭故君子貴
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即知其教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溫良篤厚者乃詩人之教使然疏通知遠書教
也其為人疏貫通達者乃書教使然廣博易良樂教也其人該博平易者乃樂教
使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者（其人屬辭比事春秋教使然）故詩之失愚（敦學之失則近于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則近于誣）樂之失奢（廣博之失則近于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則近于賊害）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元之氣雷霆流布成萬物之形者亦無非造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德在身則其

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來必有其兆朕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按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猶天地之無全功也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雅嵩高之辭也王曰岳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賢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也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於蕃四方於宣言能蕃屏四國宣王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祐周家爲先王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矢陳也協和也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二詩大雅江漢之辭本召穆公美周宣王而作與此註少異大抵皆發明聖人德教之意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辭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故知幾神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皆自然之致耶下文無體無聲之意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聽審然且不得見聞則惟其志氣之充塞而已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聞何謂

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夙夜恭勤以肇基天命務行寬靜之政而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逮詩作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此邶風柏舟之辭棣盛也選擇也凡民有喪扶伏詩作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此邶風谷風之辭也言救人之禍不以服屬之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

施及萬邦（此上二起疑闕其三按記五起無聲之樂由氣志不違以至既得以至既從由既從以至日聞由日聞以至既起無體之禮由威儀遲遲以至翼翼由翼翼以至和同由和同以至日就月將由就將以至施及四海無服之喪由內恕孔悲以至施及四國由四國以至萬邦由萬邦以至純德由純德以至施於子孫皆以漸而至於充積之盛此五起之義也）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此以三無私合前二節為五也摘正文又奉二字而下文子夏亦為更端則當不在五起之列更詳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天心未嘗去商至湯而後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湯疾行下入之道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其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成德昭明編至化行寬舒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於九圍（天命湯為法於九州以為天下）

王也是湯之德也此以商頌長發之辭言湯之德以明奉三無私之義記復舉天地之無私以明湯德之同天又引大雅嵩高江漢之詩以言文武之德之無私以足聖人奉三無私之意宜參記觀之其義始盡子夏蹶然喜躍之貌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屈節以求伸於道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不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夫子言人之行己必期於顯達也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視時

之何如爾也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知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人不毀其素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行皆合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夫子在衛聞齊人田常專政有無君之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大夫田常畏之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遂欲移齊國兵以伐魯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眾弟子與言其事者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公孫龍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

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殷以新士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敎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内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内吾聞子三

封而三不成者事無考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臣驕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得專制其國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

許諸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私有之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廢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名句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爲齊聽用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存亡國繼絶世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約小

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絕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不失弱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嚭吳王佞臣也○嚭普鄙切)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徼射(徼激也結堯反射厭數也夷益反)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
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
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遂子貢金百鎰（二十四兩爲鎰）劍
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吳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
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
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
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
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
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辦幹集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休

兵脩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吳晉爭疆左傳哀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先晉人也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晉師日襲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事是年越入吳歸與越平越未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意其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

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傅麗著也）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及也）于麥季孫（康子名肥）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還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傷也○初莊切）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

衣衣（上如字下於旣切）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于位反）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鱄鯉魚懷姙者○除留切）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鱦以證切）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暗同）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陵夫子憚矣姑且也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谷風之辭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忍與反手之卷然卷好貌逵負反○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聖家語卷之八

# 孔聖家語卷之九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景公）出田（按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田獵也蒐苗獮狩之法於田故謂之田也）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旌折羽為之象文德也）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諸侯田服皮冠故以招掌山澤之官）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非物不進官之制）君子韙之（韙是也烏賄切）

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事在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

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康子德不素爲民所信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約三刻而踰溝如之如樊遲要約之言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用命之義既戰季孫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備也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説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説人之有能矣

南容説南宮敬叔仲孫何忌孟懿子既除喪除父僖子仲孫貜之喪而

昭公在外（時季孫意如執國命公在乾侯）未之命也（未命說忌為卿大夫）定公即位而命之辭（句）曰先臣有遺命焉（先臣僖子也以相昭公如楚之鄭病己之不知禮不能荅楚之郊勞之禮將死屬其二子學禮於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謂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法也傚傚也小雅鹿鳴之辭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大雅文王有聲之辭言遺其子孫以嘉謀使學安敬之道也）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衛卿孫林父也）得罪於獻公居戚（亡居戚也）公（獻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

哉夫子[夫一作逢夫切]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晋志[志晋史也]晋趙穿殺靈公[穿晋大夫趙盾從弟之子靈公名夷皐○按左傳宣公二年靈公不君宣子盾驟諫靈公患之設計歛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車右提彌明知之遂扶盾以下闘且出彌明死之初靈輒德宣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遂攻靈公而弑之]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晋境也]之史書[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有以示於朝六字]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聞弒而還]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此即風雄雉之辭盾引以自明言入多所懷戀則自遺其憂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爲書法受弒君之名〕惜也越境乃免〔謂越境則不與聞乎其故乃可免弒君之名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介〔大也〕恃楚衆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至其東門也〕當陳隧〔墓道也〕者井堙木刊〔堙塞也刊斫也〕敝邑大懼〔謂懼不競而辱大姬〕天誘其衷〔誘進也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報陳也○誘云九切〕啓敝邑心陳知其罪〔辱大姬之〕

罪陳侯袁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法也誅也且昔天子一圻地方千里列國一同地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也周之制也言大國方百里侯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晉人趙文子武也以其辭順乃受之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書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成之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不文則雖行不遠也晉為伯謂牧伯長諸侯也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忲忲與泰同奢也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鄭丹左史

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按漢劉熙曰墳分也論三才之分而治之也又曰一曰山墳連山易二曰氣墳歸藏易三曰形墳乾坤易而詳演其義五典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之書也說文曰典從冊冊以冊載帝王之事也八索疏曰八卦索求也即易一索得震之索九丘謂九州丘區也聚也區別其聚而志之也皆不經見未可考信略附明之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一作日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按左謀父周卿士祈父司馬之官昭當作招其名也祭公諫遠遊故借以名詩乃逸詩也以止王心逸遊之心王是以獲沒於文宮左作祇宮言令終也臣聞其詩焉而不知若

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左作形體也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愔愔和樂也言德音之安和思王度之純義能體民之力而無不厭足之心也王日昭即徵招之招而以樂言刑以刑傷民力而反上文王度之義言此又作一義解也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靈王起章華之臺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以禮勝情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撫鳳切也誦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名豹避難奔齊豹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宿於庚宗之

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子名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
豎通內外之命○豎仁庾切相家及長命為家相牛讒叔孫二子長子孟丙次子仲壬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
庶子叔孫婼也而立之是為昭子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
舍罪南遺助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披散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也不以立己為功也不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大雅抑之辭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皆楚之人爭田晉邑鄐地田○鄐許六切叔魚攝理叔魚

羊舌鮒也理獄官名時士景伯如楚叔魚權攝景伯理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蔽斷也斷罪歸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名起問罪於叔向時宣子命斷舊獄叔向在雍子乃問殺叔魚之罪於向也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謂行生者之刑戮死者之刑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己惡而貪以賂以取善為亂敗官為默官常也默墨同謂貪汙而不潔也殺人不忌為賊忌憚也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禹之書也殺謂三者皆當大辟之刑咎陶之刑也咎姓即皋姓陶夏士官名請從之乃施邢侯行生者之刑也而尸雍子叔魚於市戮死之罪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末謂薄也曰義可謂直

矣平丘之會數其指叔魚賄瀆貨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於平丘晉兵次於衛地濡蒭蕘者衛人患之路叔向以請向曰叔魚瀆貨若以賜之其己衛人從之謝禁之為歸魯季孫稱其詐紿季孫也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湫使稽子荀吳言於韓宣子起將歸之惠伯責晉盟而遣之不欲私歸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謝也能叔魚見季孫泣且紿之曰聞為子除館西河若之何季孫懼先歸留惠伯待遣禮邢侯之獄言其貪鬻獄也以正刑書

晉不為頗頗偏也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與晉三姦三惡也不暴不虐不頗三利也殺親益榮殺其弟而名益顯猶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大夫鬷然明蔑也欲毀鄉校

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導之使通又不如有之自治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承貢賦之次）曰昔日（左無日字）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爲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也翫習也則多死焉故寬難

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紏於猛紏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者小惡也亦毋縱而小懲之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憯詩作憯○七感切曾也言此寇虐之人曾不畏天之明命也故毋縱詭隨小惡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之人止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能順習也言遠者安而近者順而王室定也已上三章皆大雅民勞之辭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競彊也絿緩也遒聚也此商頌長發之辭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魏戊舒之庶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一作功）孔子聞

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多求福忠也此大雅文王之辭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欲其念爾祖之脩德以致福與獻子戒賈辛之意同爲忠也○王曰言文王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入求多福忠也與今文少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晉大夫鞅賦晉國一鼓鐵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按左傳范士匄無刑書事乃趙宣子盾也事在魯文公六年詳其後夷蒐下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以經緯其民者經緯猶織也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

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愆過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被廬晉地○按文公始霸蒐於被廬示民以禮作執秩以正其官爲晉法蒐治兵也 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 民將棄度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 何業之守也 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夷晉地○按襄公六年蒐於夷以治軍師使狐射姑爲中軍趙宣子盾爲佐靈公初年陽處父黨於趙氏改蒐於董易宣子爲中軍射姑爲佐宣子於是始爲國政制晉法故趙簡子欲以鑄刑鼎也 晉國亂制之 射姑怨處父教故曰亂制 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江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

漢沮（子余切）漳（止良切）楚之望也（四水楚之所當祀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過境內山川）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
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而復國）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
堯也率循也常道也）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
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
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斯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怒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
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

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

句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齊相田常也弒其簡公齊君名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

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書無逸高宗下有亮陰二字言乃雍和也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湯世子太丁先卒太甲太丁長子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良夫侵齊遇敗焉與齊師會爲齊所敗齊人乘之執新築地名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禮天子宮懸四周諸侯軒

懸軒懸闕一面故謂之曲懸也繁纓以朝（繁馬鬣大帶也纓當馬膺以索帬銜以黃金為飾膺馬膺銜馬口勒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樂以器尊卑以名）君之所司也（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義之和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名歜母穆伯妻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垂也）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卿妻也）為大帶（緇布）命

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列士天子士皮弁素積諸侯士玄端委貌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王曰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祭而獻其功一作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藝農桑冬而烝獻穀布帛之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愆愆同辟罪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尅通於靈公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告夫人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公還將至高鮑閉門索客以備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公子角遂刖鮑牽足夫人靈公母聲孟子也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能衛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按古法丘賦十六井爲丘丘賦一乘一井田賦則每井賦一乘也使冉有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終乃言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亦不公言也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者二十者受田五十畝三十受田百畝六十收之而砥其

遠邇砥平也○按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稍采邑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按左於商賈所居之廛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以為差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按左徭役以夫家為數老幼則復除於是乎有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按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共無軍事則止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其歲軍旅之歲也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不是過也言軍旅之歲一井田所出不過如此非賦其一藉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為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為節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

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之君欲問則為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者竝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父黨隨行兄黨鴈行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記作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四丘為甸君田則起甸之卒徒五十始老故不及也頒禽隆之長者長者多賜而悌達乎蒐狩矣軍

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一作咸）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宅名）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

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過侈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去國也)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過也)而後循禮施(式至切)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小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

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酬禮畢反爵於其上山節藻棁節栱也刻爲山雲棁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數其所爲則有踰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上者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即其所爲則有不及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下者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
竈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
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郰人戰于狐鮐遇
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謀為人謀之謀軍國
既敗危不能獨生也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之詔君教
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
被甲衛門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說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谷風辭）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但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弓衣也韔丑亮切）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朝正朝燕燕朝不與言亦不在坐列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曰霤毀竈而綴綴音拙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躐同行也按喪禮死于中霤作坎設竈而浴浴畢毀竈甓明不有事于此也聯尸之足令勿強而辟戾可著履也既斂殯于廟及葬毀廟西垣以出躐壇上而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躐躐跨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殷尚質也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卒壬午猶繹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仲遂國卿卒而猶繹失遇大臣之禮故問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熟絲也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

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爲也）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魯人避齊師將入保疲倦而負杖以息者也王曰保縣邑小城也則當作堡）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務人嘅魯人之困於勞役厚斂也）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言在上者不能率下以死難也）不可也我既言之矣（務人將踐死難之言）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言童有成人之行也）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

徃吊焉適子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不經故已亦不成禮也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穆伯夫下謂文伯子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禮之節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去纚露髻曰髽曰爾毋從從從音總爾毋扈扈爾從從高扈扈大也言爾無容飾髽毋高大也蓋榛以為笄笄簪榛木為之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者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當作稽顙於孔子孔

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頹與隤同順也○頹徒回切）啓顙而後拜頎（頎與懇同誠也○頎口狠切）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拜以爲賓稽顙以致哀先敬後哀爲順先哀後敬爲至）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不死其親之情也）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未之能行言其情不易言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

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記作比御而不處內又當御而不入寢也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祥二十四月之祭也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去二十五月不多也踰月則其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爲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椁旋便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呉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地名）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呉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廣横也又東西曰廣輪從也又南北曰輪○廣古曠切輪龍春切）掩坎其高可時隱也（記無時字）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還遶莊相與還而觀之○還取絹切又胡擐切）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於一作何齊記作劑量之齊〇才詣切一說取中之意聲如字孔子曰有也

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還葬斂畢即葬不竢盡禮也〇還旬緣切懸棺而封封彼驗切〇以手懸繩而下無碑繂也碑下窆鹿盧柱也繂音律大索也

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與訃同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

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吊焉未至冉求在衛攝貸也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族食多少也）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敎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

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苫覆艸也寢以覆席○苫詩鹽切枕干干楯也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使式至切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從才仲切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指其衆昆弟而言能報之則執兵而陪陪隨助也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窆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卒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窆五月而卒哭士既窆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親記作喪疏曰不奪人親喪之情恕也亦不自奪其親喪之情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令以三年之喪從利者記作從其利謂攻取之利也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舉行也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

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無天下而有之記有是故養世子句不可不慎也行一物物猶事也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記作故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業大樂正授敎肄業者也司成太少傅及師保有父道成生人者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王曰一謂天子也元善之子也書曰一人無有字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肅曰于讀若迂曲也王曰寬也大也即下優爲之義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和樂）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謂容色與服稱情而已○稱丑正切）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因情以為踊之輕重能用禮之節文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塟而祭也）祔（合祖祭也）練（朞年祭也）祥（三年祭也）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謂祥而後浴也）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平聲傷也○俗作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句）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句式至反)若有之惡(汪胡反)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也饗亦不飲而飧(以飲澆飯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也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

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爲公臣也）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原其所游相謗爲盜爾）可人也（言猶可用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已（言當依禮經所載而行若父母之喪其哀容體狀則經不能備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言不復得見其親哀於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大質也）吾從周殷人既練（練朞年祭也）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虞而卒哭塟而祭也）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舉新主入廟以鬼事之也）周以戚（言急於鬼事其親也）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求其所以善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一哀而出涕情已厚矣則禮不可以不厚若不賻則吾涕之厚無以將之為無從也）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朞年祭名）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

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祖祖宜改爲袒○按禮小斂畢主人括髮而袒奉尸以出戶武叔尸出而後袒故子路疑之投其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不舉人以質士如上不非其大夫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苴黎黒麻也○苴子余切絰帶杖句言皆苴也按喪服小記曰苴杖竹也按疏曰苴者黯也則杖本用竹但以苴之色言耳惟絰帶則直用黒麻也以菅菅己漚竹也○菅居顔切屨食粥居傍廬寢苫艸也以覆席○苫慈

鹽切枕卅也記作卉土塊○苦夫切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季平子名意如卒將以君之璠璵斂按昭公初出於乾侯平子行君事嘗珮璠璵故桓子斯欲用以斂也贈以珠玉按禮當塗主入贈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急救其過也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端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薦也）宗魯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縶奪豹司寇與鄄邑豹將為亂）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豹失薦己之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豹薦己之事）而歸死於公孟可也（時公孟將祭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賊殺也謂豹之為盜而縶之見殺皆宗魯許豹事之故）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之不善而食其祿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受亂也）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左作

待人知難不告以邪待人也不蓋非義周事於豹蓋不義也不犯非禮二心事縶
犯非禮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滅子蒲名王日入少以滅名者又哭而名其父不近人情
疑以孫窮自謂亡滅也子游一作皋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
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大聲敬姜戒之曰吾聞
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
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
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胷也無
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

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
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
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言已爲肉醬也遂令左右皆覆醢曰
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名斯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
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矣或作以羔裘玄
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主神主也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重平聲初殯而立主雖木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道焉天子九尺以次損短士三尺綴連也殷禮殯於廟連其重而懸之周禮虞而作主徹重而埋之請問喪朝喪將塟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朝見於祖考廟也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塟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幃不棄爲埋馬也敝蓋張帛也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按史記周同姓世家伯邑考文王長子同母兄弟十人惟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文王崩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克商封同母兄弟八人而伯邑考已先卒後武王崩子誦立是為成王故孔子曰周制立孫也*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微子適子先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子游以問諸

孔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防者矣防上平旁殺南北長也又見覆夏屋旁廣而卑也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從其儉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脩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按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十日過禫言孔子二十七月有奇而後哀節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練朞年祭也疑作斂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己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矣故孔子答之以亦不非其言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

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吊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筭與算同言不計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盟記作明器示民之死者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之死者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言非有知無知之謂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言夏后氏不忍以無知待其親也

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之死送死者之往也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送死而極以死禮待之之是無愛之之情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送死而極以生禮待之是不明其理也凡爲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

用（謂籩之無緣也）而尾不成滕（滕檀弓作味沫也言質粗而無黑光也疑漆字之誤）琴瑟張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鐘磬者○簨先尹切簴其舉切）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三年祭也）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親謂親奉薦也慤質也朴也）其

行也趨趨趨音促以數言必威儀己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
祭也濟濟漆漆漆音切焉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
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王曰言賓容疏遠之容也漆漆
者自反王曰謂安之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
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按記曰濟濟者衆盛之容非所以接
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所以自脩整也何濟濟漆漆之有言非所以祭其親也反饋樂成
進則燕組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反饋以下言天子諸侯祭畢而燕之儀也
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
各有所當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

用〔謂籩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檀弓作味沬也言質粗而無黑光也疑漆字之誤〕琴瑟張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鐘磬者簨先尹切簴其舉切〕○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三年祭也〕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親謂親奉薦也慤質也朴也〕其

行也趨趨（趨音促）以數（言必威儀）己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漆音切）焉容（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王曰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自反（王曰謂安之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按記曰濟濟者衆盛之容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所以自脩整也何濟濟漆漆之有言非所以祭其親也）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反饋以下言天子諸侯祭畢而燕之儀也）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

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偏任也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執事於室者交於戶之內外堂事當於階執事於堂者當於階之上下質明而始行事質明平明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

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才從切）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閾（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出身不踰門限也）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授（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讌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也）繹不盡飫則退（飫厭也不盡厭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宋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也按服志夏尚黑殷尚白周無用之而皮弁縞服以告朔受聘故王曰朝服以縞僭宋禮也宋殷之後也皮弁白鹿為之皮弁縞服即禮器所謂至敬無文以素為貴者也

孔聖家語卷之九

# 孔聖家語卷之十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 本姓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内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尅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微子名欲史記作開食菜於微子爵也）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謂先抱祭器奔周）故封之賢（句史記作故能仁賢殷之餘民甚戴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

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按左傳桓公元年為宋殤公初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艷欲奪之二年督殺孔父嘉而取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

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次按宋世家華督弒逆爲殤公十年而莊公立凡九年至湣公十一年宋卿南宮萬弒湣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黨爭弒立國亂疑孔防叔避亂乃在宋湣公末年非即宋殤公初年父嘉之亂也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

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亓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季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疑有闕誤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

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與一作興夫何其盛也一無之字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為梁者）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呈兩切）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蓋人所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阼主位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兩楹賓主相夾之位也）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西階賓位也）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

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己道臨終傷道之不行也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不吊閔魯也慭且也俾使也屏輔也煢獨也疚病也律法也言無尼父無以為法也子貢曰公其不殁於魯乎不殁於魯言不得其死二十七年如越果不殁於魯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按疏曰士吊服疑衰麻謂環絰也一股絰也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

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也[由用]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蔬嘉蔬貝海介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音牆幃也]置翣[音歃形如翣棺飾也]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刻繒為旌旗之飾綢練綢盛旌旗之竿練素錦也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葬時乘車所建也]無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

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記夏屋上有封之若堂若防八字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傍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狹難登又易為功也）馬鬣封之謂也（鬣鬛同馬鬣上薄封形似之）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記作已封）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繩也縮斬則上傍殺言易就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古本皆大書見別本而古本未備者分註其下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之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為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為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

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言辭辯病宰予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蘆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

 

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
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
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
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
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
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
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
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為孔

子禦侮之友故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人今河内溫縣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疑作通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

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捷同）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豈弟寬冲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棃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史記此下有退而脩行云云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此上疑有闕誤史記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云云疑即此之誤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

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

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一作三十六歲弱仕於季

氏弱早年也或曰早屈意仕季氏無考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若子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

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

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非罪也非爲其能忍恥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爲能忍恥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皙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一有爲字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點史記作蒧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

子善爲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一曰浴當作沿謂沿於沂水之濱椉春風也

顔繇史記作顔無繇顔由字季路史記作字路索隱引家語亦曰顔繇字路回之父良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一子下有之字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説焉

公良儒當作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

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楚人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皆曰丕茲是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作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記正義亦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則此宜從高

司馬黎耕一無黎字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

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史記作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史已而果雨在此句之下）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史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以此知之（史以爲有若事）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季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而已）果然吾

恐子自曉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史記正義曰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年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文雖疑有闕誤存以備考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一字魯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一作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作孺）季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奚蒧（多忝反）字子偕（史記作奚容箴字子晳衛人）

公祖茲（一作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顏潔字子曹史記作子康衛人

公西輿字子上史記作輿如

宰父黑辛作罕字子黑史記作子索

公西箴字子尚一作上

穰駟赤字子從史記穰作壤從作徒秦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誤今祀鄭國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后里之作子里齊人

懸亶亶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秀史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籍史記引家語桃作亢正義亢又作冗

公肩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仲史作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伋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守史作首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一作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蜀成紀人

邽選字子歛史記歛作斂魯人

施之常史記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為棠字之誤而以棠為振魯人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弗史作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侈史作哆魯人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橫史記作祺魯人

顏相史記作祖魯人字子襄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顓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年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箴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史記身通下無六藝二字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

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又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黨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黨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右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縣亶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

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
也績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
論語釋文申棖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續而續即
續字之誤文翁圖有申棖石室圖有黨無棖是以
黨爲棖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
是以棖爲棠也則黨固爲棠而棠又爲棖也一申
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亦爲一人
以之並祀不已瀆乎明嘉靖何職方孟春上疏言
其事未即條別至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典已補
祀鄭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

爲之一正此特舉孔子及門之士有關於家語者
詳附其末其他因革非所及也

孔聖家語卷之十 終

器判

川